

【逝者背影】

## 情怀、风骨和气节

——怀念周鲁霞先生

□李秀珍

惊闻周鲁霞先生去世,是在今年的5月份。面对告知我噩耗的同事,我睁大不相信的眼睛,连说三个“不可能”。此后的日子,每每想起人生之无常,想起疾病之凶险,周鲁霞这个名字就情不自禁地从嘴里蹦出来,他举止儒雅、面容谦和、言语斯文的形象,自然浮现在眼前。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时光在悲喜参半中匆匆流过,有时快得都来不及叹息。

然而,有一种疼会深埋心底。鲁霞先生的爱人王静女士,山师大历史系教授,在爱人离世半年之后,仍沉浸在“永失我爱”的悲伤中不能自拔。通过朋友,她辗转与我取得了联系。因周先生曾给齐鲁晚报写过很多文章,我是他的编辑。在共同的回忆中,她几次在电话那端泣不成声。她说,亲友劝慰她,化解悲痛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心爱的人了却一些心愿。她想起爱人曾有把自己写的散文随笔结集出书的想法。于是,一个个思念的夜晚,一个个流泪的白昼,她把爱人撰写的文章一篇篇仔细整理出来。她希望我帮她把鲁霞在齐鲁晚报刊发的文章收集得更全一些。人走了,也许这就是最好的陪伴和安慰。

再次捧读周鲁霞先生在齐鲁晚报发表的文章,自然地又陷入对逝者的追忆。记得是2010年春节过后不久,晚报“青未了”副刊策划推出一个“传统文化与当下”的大型主题特刊。启动之前,我们邀请省城高校和文化界的专家学者,举行了一个小型而高端的座谈会。山东大学教授孔范

今、冯建国,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魏建,山东教育学院教授刘德增,还有省府机关的周鲁霞,被邀请到报社给我们献计献策。其他几位先生我以前都多次见面并有交往,只有周鲁霞先生是第一次接触。在这次座谈会上,名家大腕们高谈阔论,帮我们一点点破题,并答应给这个专题赐稿。当今天再次回忆,仍记得鲁霞先生那天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可以给晚报写点东西,但开专栏恐怕不行,因为平日工作太忙,不定题、不定篇幅、不定时间的,我会抽空试着写一点。

那时候,编辑们每天被各方稿件包围,电子邮箱里有看不完的来稿。突然有一天,我打开邮箱看到了“周鲁霞稿件”几个字,一阵惊喜,一阵好奇,第一时间把邮件点开仔细阅读。题目是《艺术最重要的是境界》。虽然短,不过千字篇幅,但的确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读书笔记。而且,作为报纸,晚报需要的正是短,而不是长。文章由山大教授杨守森的专著《艺术境界论》说起,虽是一部学术著作,作者抓住的是其中大众最感兴趣的内核和人物,比如张艺谋和贾樟柯。由这两个人为切入点,一语道破张艺谋和贾樟柯的艺术之高低皆缘于其精神境界之高低,并且道出自己的观点——“境界”二字关乎艺术,更关乎人生。而文章的点睛之笔,我认为是这句话:人生就是一个修炼过程。

从随后一篇又一篇读书笔记看出,周鲁霞先生一直躬身跋涉在一条“修炼”的长路上。他的博览群书是以经典为

主要选择的,常常站在中西文化的高山之巅,仰首凝望星空,低头俯瞰大地。他在《德之贼的乡愿》一文中写道:“《论语》注本多多。手中有杨伯峻、钱穆、南怀瑾、李泽厚、李零的五个版本。各有千秋。”由此知道他对《论语》之熟读。他又写道:“《论语》近乎句句经典。李零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若让我也选一句,应该是‘乡愿,德之贼也’。”因此他特别推崇士人的精神和风骨。也因此,在他的文章中,陈丹青、资中筠、王元化、杨小凯、杨绛、熊培云、周国平等现代知识分子,被他一再提起并且膜拜,成为他阅读领域里重要的精神领袖。他视这些特立独行者为“盗火、燃灯的人”。那篇《知识、人生、信仰》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开篇简捷而诗意,“经济学家众多。但已逝去的杨小凯总是难忘。因为他的学术思想,更因为他的人生和信仰。”当听到鲁霞先生溘然长逝的消息,我竟然一下子又联想到杨小凯这个名字,联想到当时他作为题目的六个字“知识、人生、信仰”,在周鲁霞先生短暂的人生中,当也是以这六个字为信条的。

虽然与鲁霞先生接触不多,但见字如面。他可能有很多爱好,然而可以肯定地说,读书是他的第一爱好。他是如此爱好阅读,正如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阅读让我们的心灵不死。也正如他体悟的人生:“人生,看似热闹、鲜活,实则孤寂、憋闷,心灵的对话是必不可缺的。”他的读书笔记,都是由一本书引出一个作者,

再由此引出这位作者的一系列列书,最终指向作者的学术核心和精神世界。仅从齐鲁晚报刊发的有限篇章就可以看出,他无书不读,古今中外,经史子集,都在他的视野之内。当然都是经典,都是大家,如此才能成为“心灵的对话”。同时,社会的进步和改革也是他所关注和关切的。《市场的“嵌入”与“脱嵌”》《观念的冒险》《历史的舵手》等篇章,都是对当下的关注和现实的体察。当读到《经权之间》《思想者的灵魂经不住车夫的鞭响》这样的文章,我曾经想,只有对先人和智者读深读透,才能有一家之评判,发一家之声音。他的文章只是露出了他阅读和思考的冰山之一角。对于如何读书,古人早给出了答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周鲁霞先生应该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一直坚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办刊宗旨。然而,既能深入又能浅出,既能雅又能俗,说起来简单,但变成文字,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曾惊奇于鲁霞先生文笔之讲究,后来才知道,他大学毕业后,起步于山大讲坛,后转行于行政。如果没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深厚的思想积淀,当是难以华丽转身的。

《那些盗火、燃灯的人》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传统的士,亦即知识分子、读书人,最注重的是情怀、风骨和气节。”鲁霞先生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因此,就把“情怀、风骨和气节”作为怀念他的文章的题目吧。

【读史札记】

## 葡萄酒美酒醉丝路

□孙葆元

读唐人的诗,在诗的韵律里徘徊,往往忽略诗中的生活细节。比如王翰的《凉州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这里的“葡萄美酒”不是葡萄和美酒的联合词组,而是葡萄制成的美酒,是偏正词组。说明在唐朝已经有葡萄酒的酿制了。唐朝将士夜光杯里的葡萄美酒区别于中原和江南地区酿制的醪酒或浊酒,前者是用葡萄酿制,后者是用糯米酿制。读懂了两种酒的区别,就划分清楚了早期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物资交流。

葡萄原产地在西域和东亚,汉朝时引进。引进时的名字叫“蒲萄”。“葡萄”是在中原地区广泛栽种后的再命名。据《太平寰宇记》载:蒲萄酒,产自西域,唐贞观年间传入,芳香酷烈。这就说明唐时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交流的不仅是物资,还有食品的发酵技术。在长安的坊巷里住着无数国外客商,阿拉伯人、波斯人、粟特人、回纥人、突厥人云集一市,从事着各种商业贸易,开设设坊,把葡萄酒及葡萄酒的制作工艺传入中国。

李白的《对酒》诗写于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当时他在金陵、扬州一带游历,诗中详细描述了葡萄酒传入江南一带的情景:“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句中的“叵罗”是胡人饮酒的杯盏,不是我们现今用柳条或竹篾编制的镂空筐箩,可见当时的江南不但饮用西域的葡萄酒,还用西域风格的酒器金叵罗盛酒,西域之风已经传播到江南一代。与葡萄酒一起走进江南的还有琵琶。琵琶是西域的乐器,“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



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的诗唱出了边塞丝路上的苍凉。于是我们脑际就出现了沙海月夜,琵琶铮铮,伴着刀剑枪矛的寒光。可是,琵琶在江南却奏出了另一番情调,小桥流水,桨橹呀呀,以及江南女子的低吟浅唱。李白的“吴姬十五细马驮”与西域蓄着曲卷胡须的商人牵着骆驼行走在金色的夕阳里,是文化温婉与粗犷的对比,犹如温婉的丝绸与大漠狂风沙暴的对比,构成了丝绸之路上的向往与追求。

丝路上不光有驼铃马蹄,还有刀光剑影。即使葡萄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司马迁《史记》中记载,葡萄是张骞出使西域时从大宛国引入。西汉年间的大宛国在费尔干纳盆地,它的首府贰师城即今吉尔吉斯斯坦的马尔哈特城。这里不仅出产葡萄,还出汗血宝马。大宛国是西汉长安连接波斯的必经之地,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西域的路上不平坦,除了沙尘还有劫掠。劫掠来自匈奴,游牧部落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对文明国度财富的垂涎,获取财富最好的办法就是袭击沿途商旅。更有甚者,

连汉使经过也难免遭袭。从秦朝始,抵御匈奴就是安邦定国的国策之一。到了汉朝,汉高祖希望一个和平的环境不仅是中原百姓安居乐业,还有周边地区的安宁,于是与匈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匈奴的强悍来自他们的战马和高超的骑术。他们的战马比汉军使用的中原马和蒙古马高大得多,逢短兵相接几乎是居高临下地砍杀,使汉军难以抵挡。汉军的败绩发生在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抵御匈奴冒顿单于的四十万军马,天寒地冻之时被冒顿困于山西阳高县白登山,七天七夜粮草断绝,最后以和亲平息战事,汉朝派出一位公主嫁给了匈奴王。

读过大量的汉唐史后,我发现“和亲”的内涵极其复杂,除了史书中兴高采烈的“联姻”说,其实往往还是人质。王昭君、文成公主是和亲的个例,还有无数的公主远没有这么幸运,她们一去不返。即使王昭君也是满腔悲愤,呼韩邪单于死后她守寡不成,按照那

里的习俗必须嫁给单于大老婆已继承王位的儿子。汉朝方面对她的要求也是“从胡俗,不准南归”。她的后辈蔡文姬比她幸运,毕竟能够回归生她养她的故乡,却留下了自己的骨肉和《胡笳十八拍》。

汉高祖没有咽下白登山受困的羞辱之气,他一直想得到像匈奴所骑的那样的战马,那是决胜的战略物资。直至汉武帝时期,张骞从西域回来,告诉汉武帝大宛国有那种驰骋如飞的天马。汉武帝大喜过望,派使臣带了一匹与真马等高却用黄金铸成的马去换天马。他只是一厢情愿,大宛国王拒绝交换,并杀了汉使。汉武帝大怒,派李广利率十万大军征讨大宛。这场战争打了四年,直到大宛国王被他的臣民砍下头颅才终结战事。大宛人俯首称臣,向汉朝政府提供了三千匹良驹和饲养这种汗血宝马的苜蓿种子,从此苜蓿在中国繁衍。

历史让今天的我们惊诧,除了宝马、苜蓿,还有葡萄的种子,都来自丝绸之路的传播。葡萄在中原大地上开始了农作物的“和亲”。